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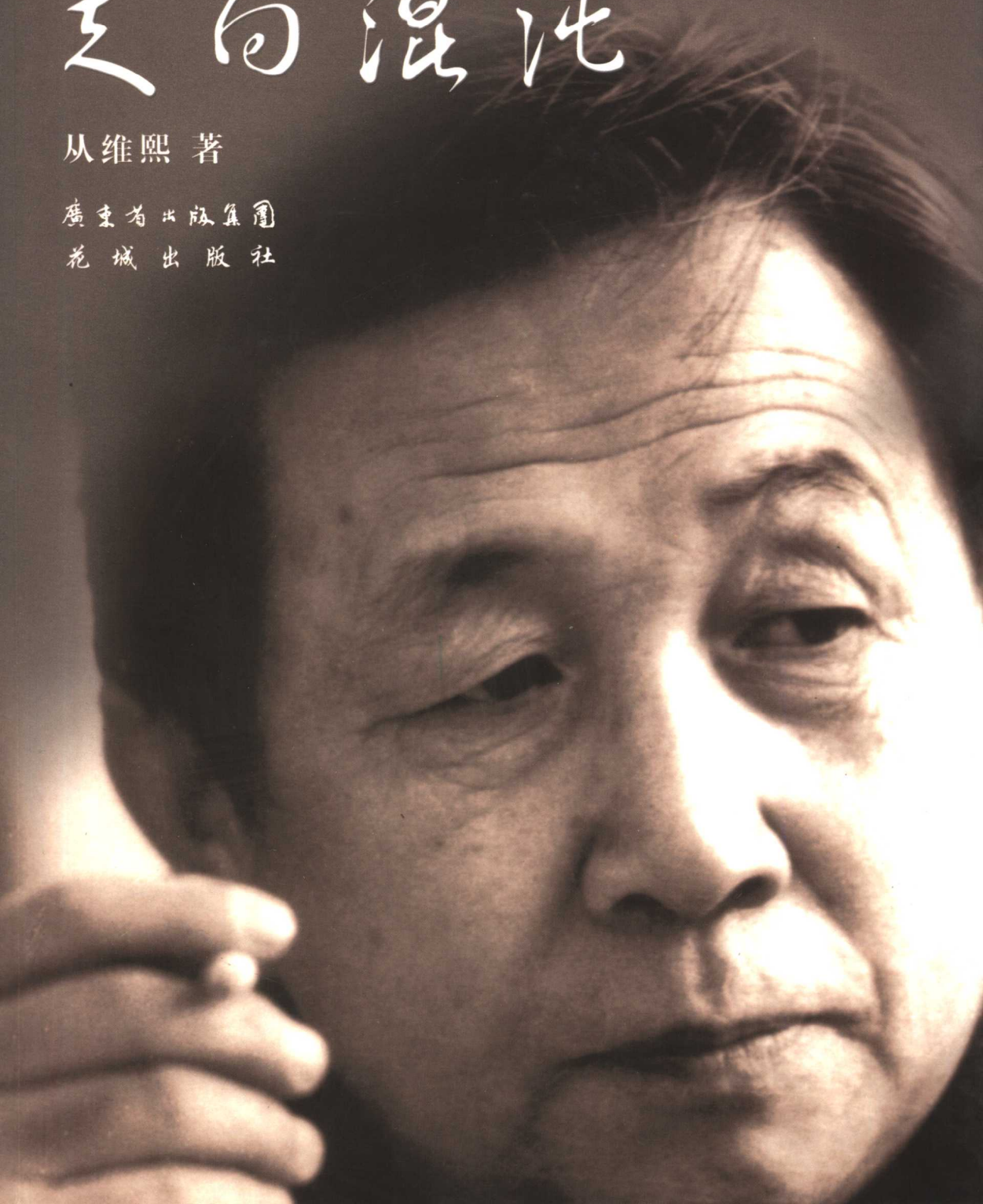
从维熙回忆录

走向混沌

从维熙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从维熙回忆录 走向混沌

从维熙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混沌: 从维熙回忆录

从维熙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60-4806-5

I. 走… II. 从… III. 从维熙-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692 号

责任编辑: 申霞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摄影: 杨 飞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石楼镇官桥村)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2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录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简介

从维熙,著名作家。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1957年出版《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和《南河春晓》。1957年,因直言被打成右派,沉沦为囚长达二十年。1979年重返文坛,《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1995年《从维熙文集》八卷问世。1999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作品《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至2004年底,共出版著作(包括散文、随笔)62部。部分作品多次获奖并被译成英、法、德、日、韩和塞尔维亚语。

从维熙 著

走向混沌

再 版 前 言

本书初版印数达四万册，一年光景销售一空，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图书市场在萎缩变形，但读者并没有冷落文学对历史的真诚。拙作问世后，传媒并没对其进行炒作，笔者自身更是远离媒体；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除了书中描写了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外，还在于它有着跨越时空的内在张力（引自读者来信）。

还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岁月的漫长，尽管笔者曾做了大量的回访和核实工作，但是此书初印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之处。比如，行文时匆忙留下的误引及错字，此次再版重印，都认真地进行了校正。感谢读者的厚爱和帮助，其中有些差错，是读者来信提示给我的。值此文学已失去信息反馈的年代，还能有大量的读者来信（详见附于书中我与光年同志的通信），给予拙作以鼓励和期冀，这是作者的最大安慰。

始自屈原在群奸的诬陷中溺水汨罗，司马迁遭宫刑后著《史记》，直到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文化人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但这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脉系。读者大概不会忘记那秦桧也会诌几首歪诗，大汉奸汪精卫也曾披着文化人的外衣，他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另类品种。也许正是由于两种文化都在繁衍生息，我在写此书时的格言则是：不求附和时尚，只求去伪存真。我想，这是深爱我们民族，并为之忘我奋斗的知识分子，都应具有的唯物主义的情怀。当然，我们回首我们曲折历史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沉重的；正是为了不再重叠历史的喋血，我们才更应该对明天奉献出真诚。如果，当未来梳理并审视昨天或前天的历史时，发现这是一部无法取代的文史著作，那将归功于一代知识分子的付出。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因而笔者青灯冷对写此回忆录时，没有美化知识部落群体及任何个人（包括自己）的笔墨。书中有关“煮豆燃豆萁”的章节，不仅可以供爬过历史溶洞的知识分子回审自识；已然留下深深历史车辙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历史的“后事之师”。

作 者

第一部 忆混沌之初

上篇 反右回忆录 3

- 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 4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16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26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40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53

下篇 劳改队纪事 69

- 从“土城”发配塞外 70
从“土城”押往茶淀 106

第二部 梦断“桃花源”

上篇 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125

- 三畚庄纪事 127
火与冰同流 130
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134
逃号张志华轶事 139
我的书与梦 142
挖湖造山的记忆 148
第一次回家探母 151
3月15日这一天 157
步入“桃花源” 160
“桃花源”的风情史 164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169

中篇 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173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母亲的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176

送“反革命家属”母亲还乡 183

远行者在沙漠的足音 186

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191

下篇 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 197

在西荒地五八二 200

“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203

夜宿北砖窑的停尸房 204

与贼同醉 207

与牛为伍的三十多个夜晚 211

吕荧之歿 214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217

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220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222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224

第三部 离离“原上草”

上篇 初识冰冻的汾河 233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235

祸起萧墙与“豆”“萁”相煎 239

四月雪与四月血 242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251

从
维
熙
回
忆
录

- 在王铁匠家栖身 254
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张沪的命运出现转机 257
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261
李建源与“龟驮碑”轶事 264
背起了瓦斯检查器，走入犯人世界 271
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274
再见了，乌金山 276

下篇 长治、伍姓湖轶事：生生死死，死死生 281

-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284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291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297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302
魂去来兮 308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311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315
“死门”与“生门” 316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326
不能割裂的尾声 332

附 录

- 金陵寻梦 339
我的青少年时代 343

第一部

忆混沌之初

上 篇

反 右 回 忆 录

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然而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走向混沌》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方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熹，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



这是从维熙 16 岁时的少年照。两年之后，他开始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小说。

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嘛，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当然他的死还有其他原因）——为开端；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会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突然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

楼下乱了。

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从维熙的父亲从荫檀，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南京卧轨请愿以促国民政府抗日。因其思想激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重庆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致死。